

3
2008

HUAZHONG
ARCHITECTURE

华中

建筑

ISSN1003-739X

主办单位：中南建筑设计院 湖北省土木建筑学会



青岛五四广场
纷花壮丽的夜景

大雅和顺——来自一个古典聚落的报告(续)

Elegance lead to Harmony——A Report about A Classic Agglomeration(Continuation)

季 富 政 Ji Fuzheng

中国分类号 TU-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9X(2000)03-0124-02

1 和顺聚落规划风水意象

自中国古代“万物有灵”原始宗教始,经汉代董仲舒归纳推阐,形成系统天人感应思想,渐至影响中国学术发展达数千年。其中城镇、聚落、阴阳宅等方面的风水术应用无不广泛浸透中华大地。云南边疆远离内地,又是少数民族为主的聚居区,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相对仍较薄弱。因此,风水文化的系统性沾染淡薄都谈不上。恰如此,反衬出和顺聚落和一般少数民族聚落在选址、布局等规划思想及实践诸方面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缘于和顺聚落一开始就确定的并卓有预见的选址规划思想,它的核心便是风水术应用,结果是我们看到现在十分明显的聚落与环境风水规划格局(图2)

和顺聚落包括十字路村,水碓村,张家坡村三个自然村。其中十字路村为主村,占三村落人口与建筑面积大部份,是聚落形成最早与核心部份。三村落居于海拔1741m的黑龙山东麓麓坡上,其后黑龙山层层向后延展,脉象蜿蜒,正是龙脉所在,缓坡之地自为龙脉结穴的“砂”,它与和顺小平原临界,格局呈“凸”字形。十字路村为主摆在凸出的前端,其余二村在两翼且靠后,规模与布局小而松散,形成时间晚于主村。因此,和顺聚落明晰地分离出主次、大小、疏密区别,并产生聚散、疾徐、浓淡诸多空间情调。而一切此般现象的发生皆由主村生发而出,核心均由风水术的应用所产生。

十字路村由李家巷、大石巷、尹家巷三条呈放射状的主巷构成最早村落道路框架。为何三巷之中,中间一巷取名“大石”而不取五姓之中其他姓氏命名,显见有纪念大家来自重庆巴县大石板地方的象征意义,故有通称桑梓的恋乡之情,更有血缘性必须围绕地域性的结合方才力保人心与聚落永久不散的深层含意。顺着大石巷两旁的李家巷、尹家巷放射状巷道延伸出去,三巷方向跨越环护山麓小河,小河曲伸如弓,形同朱雀意象之冲。再向前约1000m,便是形貌奇特的两座新生代第四纪火山。李、尹两巷各有所对景,李家巷对老龟山火山,尹家巷对马鞍山火山。两山左右而置,巍峨雄峙,相连之处成马鞍形,最低点为大石巷视线正对,依稀远山由此层层叠叠铺展,消失之处即为缅甸之境。

于是在和顺小平原环境中形成绝非随意处置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借属的有趣现象:以放射状巷道为导引,三巷道中,中大石巷

正对两火山之间马鞍状最低处,远山由此层层渐低矮,正是传统村庄与民居选址案山,朝山意象所在。淡远迷茫之境,不仅给和顺人高瞻远瞩造成挡而不塞的地理环境,亦在心理上构成向前看、想得远的方向性心理场,是导致后来大批和顺人到缅甸求生发展的一个潜在因素。另两巷道中,右侧李家巷直对老龟坡火山,左侧尹家巷则对马鞍山火山,两山与和顺主村十字路村形成等腰三角形的三个顶点。而两山左右拱护,亦正是青龙、白虎风水村落选址必不可少之地形地貌条件,虽位置不是经典般于主村左右而置,故为意象正是此理。概而言之,在和顺主村开始选址中,其不顾面朝西北风水术之大忌,而只顾山川风水意向,顾此失彼之举,一则道明万事不可周全的风水定律,二则和顺先祖均为军人,想必风水诸义了解多为一。所以,不仅选址朝向上有悖风水常理,就是上述玄武、朱雀、青龙、白虎与山川对应的把握中亦有些牵强。当然,最重要的是山川地形生就如此不可改变,能以风水常识取其一二对位已属不易,其他意象附庸实为不得已之为,是只能顺应风水选址中顾全更多条件的最佳选择。云南之西属热带气候,中原风水要义朝向之说多针对西伯利亚常有寒潮侵袭而选址避其锋芒之为。滇西无此顾虑,和顺坐东南朝西北亦属因地制宜而为,故无大错。

这样的选址结果,实则把聚落下面的大片田园统筹在和顺诸村,老龟坡,马鞍山三大景观之中。又三点相连围护以山梁坡脊,中间成为盆地平原。无论由此形成的小气候,心理场田园景观与山川映照,皆成一方风气而纳为一统,并构成界线清楚的和顺汉人生产生活范围,形成四周少数民族广大地区,中为汉人飞地的特殊自然、人文地理格局。这种格局稳定发展六百余年,足见各民族之间相安无事的亲密,以及对于各自文化的宽容。

2 聚落环境的诗化韵致

儒雅的和顺人对背负山岭,面迎四季不同色彩的田园有着赞不绝口的自豪感。它缘自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有机结合,使得顺其自然的理念中把自然装点得更靓丽,而绝非一番改天换地的改造。这就流露出处处儒风拂拂,貌似江南水乡般的诗化田园韵致,尤地处滇西高原濒临异国的边陲,显得格外醒目亲切。而其中人文景点的配属中又处处与风水相辅相成,则更加体现继承汉文化儒化之风与风水术相糅相济的古典规划遗风。

流经聚落前的小河发源于东侧“龙潭”(图

6),龙潭为地下水涌出积水成潭,翡翠般碧绿,面积数十亩。其下为大片长满野草的湿地,龙潭溢余之水经其漫流缓缓逐渐收缩成小河,与环护着坡上的环村道并行。于是河流的位置,形貌自成风水相地中城池、聚落,住宅前的“朱雀”之状。传统风水言:“门前若有玉带水,高官必定容易起,出入代代读书声,荣显富贵耀门间”。同时小河又成田野与聚落间一道天然防线与风景带。“智者乐山”的儒雅之气与“金城环抱”得三面迂曲之水的形胜之地不可无水的风水“水法”相糅合,于此演绎了一番古往今来聚落选址的重要法则。有水,是陶冶性情,启迪智慧,与山动静结合不可倚重一方传统自然观的反映,是崇尚自然深入人心的景观诗化。

和顺小河流至黑龙山麓曲成弯环,聚落于此随弯就曲,以环村道与其平行,这就铸成聚落西北界面稳定空间形态。于是若干环村道旁人家,家家门窗齐向小河,放眼田园,以求得水的灵气从而达到物与人的感应。后面缓坡更多人家则通过三大主巷再旁逸斜出若干小巷皆直下小河,除获得生产生活之便外,亦追求通过巷道空间保持与河流田园的气息通畅。奇特而罕见,又颇具建村者,几乎在每一巷道临河出口设置月台(图7),以驻足,停留并置栏设凳,植树栽花与河流田园长相交映。显然,儒学之道自孔子扬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以来,把山水与人的德性、气质一起论述,欣赏、感受自然之美自成历史风气,士大夫更以不会评鉴山水为耻。王安石在《答平甫舟中望九华》诗中道:“穴石作户牖,垂帘当门帘”亦把居住理想诉诸山水之间。和顺聚落与河流、田园、山岭的关系不同为此理吗?所以,和顺先人素重儒学教育的过程是拿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互为观照,互为启迪,互为通融的过程,最后达到互为改造的目的。

改造,非当代推倒铲平重来的操作,和顺人对环境的改造,意在营造诗情画意氛围,除可能在特地点注入风水意义外,表现在规划、建筑上则以不破坏自然美为原则。相反,所增景点所造建筑以点缀,丰富为宗旨,把自然扮靓装点得更美,而与人文景观又相得益彰。再如进入和顺小平原通向聚落还有一公里的路口,先设一迎送亭(路亭),临村口小河建几座石桥,牌坊,河边建十多座洗衣亭(图8),还有作坊,水车,竹筏之类。这些优美小品建筑,体态不大、造型别致,分布广、间距适度,全溶入田园水色绿影之中,相互顾盼间,顿生诗情画意之境。而分布在聚落里外的七姓

祠堂，若干寺庙宫观，小部于聚落中，大部落入林木苍翠山峦弯回隐蔽处，虽各有独特说法的选址理由，然共同遵循的原则是保护自然环境，不干扰聚落居民区内的日常生活为前提，这样的规划理念，朴素地在空间组团与分布上借构以密集、散松、点缀三大形貌特征，无形中形成物质精神在建筑功能上的分区，不过它们皆围绕主村空间展开，适成整体人文风貌主次，疏密的规划空间层次，得到的仍是十分协调的任何外围建筑都不能游离于主体村落之外的整体文化形态。

这种布局的指导思想明显出于保护自然，珍惜耕地，保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长远谋算，而建设对于依附自然生存的农民，土地和维持土地长效使用的生态环境是他们的命脉，若破坏其自然状态，他们将群体地掂量其位置，大小，土质的优劣等方面对今后共同生存的威胁。为了把既要增加建筑又要维系好生态环境的工作作好，诗情画意的环境观是两者之间的最佳媒介。

3 古风浓厚的聚落形态

众所周知，镇即市镇，必有街有市，街两列民居基本前店后宅。或为基层行政单位，以工商活动为主的小于城市的居民区。乡者村庄或村落，多数为从事农业生产者聚居的地方。陆游《西村》诗：“数家临水自成村”犹有此意。和顺诸村多为单体民居三坊一照壁合院式的组团。几无一宅形成真正意义前店后宅并列于“街道”两旁的市街格局，更无因此而形成集市或定期的集日。若说它是村落，其严格里坊之制，里巷规整之貌，里门煌然之态，月台如瓮城的意趣，宫观寺庙，祠堂牌坊的豪华布阵，公园般龙潭的亭阁楼台，更有甚者，二三十年代还在村头显著之地建立起了中国有相当规模的第一家农村图书馆等等，又使人感到有几分城镇的意味。在这个既非“纯粹”的村庄，又非市镇的空间形态与格局里，居然留存如此多的乡土建筑类型和其他建筑类型，并把它们在与自然的关系上协调得如此好，惟感受最深者，是这个纯度极高，古风弥漫，文化浓厚的聚落。

聚落固然形态各异，或无序或有序，无序者相聚随意，有序者格局昭然，内涵深远。和顺聚落以李家巷，大石巷，尹家巷三巷为里巷主干制约主村。三巷两端皆有里门，门额或题词，或两侧作楹联，皆现在内地村落罕见。如李家巷上端门额题“兴仁讲让”（图9），下端书“景物和熙”（图10）。上一巷下端两头里门提示，无疑是里坊制于空间控制范围的规范，同时又是“仁，让”，“和，熙”儒家教育喻情于景（图11）。物质精神，并行不悖，深深地烙在里巷之中每一户居民中。或者说它是一种空间化的村约，建筑是巨大的文字，里巷便是传统道德文章的段落。而当它和大石巷，尹家巷相互构成里坊间居民区的里坊格局框架时，这篇道德文章也是成就之日。所以在这里产生的是一种空间关系的有序，大格局与自然

环境偕以风水的有序，里坊框架制约下的居民小区的组团有序，里巷居民间在里巷道路协调下的“兴仁讲让”“兴仁弘德”有序。家家门檐，门楣不与道路争分寸，处处感到你谦我让保持道路平行宽度有序，更无乱搭建泛起的恶劣市民习气的蛛丝马迹。真可谓古风浓厚，一派祥和。尤其是若于大大小小巷道从下端延伸出月台时，再由月台左右再延伸小路至河边，河边上建起多座优美的洗衣亭时，更加感到聚落有序的凝聚完全受着一股传统人文力量的支持和呵护。

比如月台（图7），其貌如去掉城墙的瓮城（月城），瓮城是宋初以来于城池各门之外再添建的小城；《阳宅会心集》：“城门者，关系一方居民，不可不辨，总要以迎山接水为主……故其，如有月城（瓮城）者，则以外门（瓮城门）收之，无月城者，则以城外，建一亭或做一阁，以收之。”和顺月台呈半月形，它于每个巷道下端出口里门外正中位置，是巷道“收，接，纳”同时又是“放，散，开”于巷道关系的平衡构图。因是聚落而不是城镇，若照搬瓮城难以自圆其说，于是留下貌似瓮城基础平面两不相干，做到既有城池的意味，又不失聚落的有序规范，又做到两相顾及：月台之貌以直线和弧线圆满地完善了这种空间与心理的开合关系，其情理之妙可谓应用得独到圆熟，做到了每一巷人家皆有此聚散之地，且巷长巷大多则月台大，直到有的祠堂，人家也单独拥有月台。至此犹感聚落有序进入了相当深度层面。更有甚者，环护聚落之路与小河平行段落把所有的月台都串联起来，聚落有序构思已瓜熟蒂落。叹为观止间，仰望聚落整体，原来如此周密得休，又游刃有余，条理清楚，情思空朦，此时此刻似乎它已不是什么物质体，纯粹是一个盛满传统文化的容器。

古代里制本不分城乡，居民聚居之地可曰里。《汉书·食货志》上：“在野曰庐，在邑曰里。”在乡村者曰“乡里”，在城镇者曰“城里”“里弄”。“乡里”有门，聚族而居谓之里门。然而历史往前发展使得城乡空间格局发生功能归属越来越大的变化，城镇成为一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并集中与其对位相关建筑，其重要性使得多加墙体以围护，内部在明代无论城乡还形成里甲，以便分片管理。而农村聚居村落，基本为农业生产服务，空间功能变得单纯，无需夹杂其他作用空间和更多的建筑类型，则以民居为村庄主体。因此，象和顺这样的农民聚居区内，除民居外，尚存大量礼制建筑，崇祀建筑，文化建筑，文教建筑及其他乡土建筑类型者，堪称当代聚落之罕见。它们得以存在，也是有序理念经历史考验的结果。同是形态风貌纯度的保证。

4 典雅俊逸的优美民居

历代进入云南的中原移民，至明初形成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浪潮。云南建筑学者蒋高宸在《云南民族住屋文化》中言：“明初来云南屯田的移民，往往集中分布在自然条件优

厚的腹心地带，或边境的坝区，形成星罗棋布的一座座移民村落……如一个个文化的‘核’，……以及三江以外地区中的一些‘岛屿’。”“三江”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腾冲和顺正是三江之外边境地区。姑妄亦称汉文化“飞地”，理与上述同构。

既为“核”、“岛屿”、“飞地”，文化上绝多伸张弘扬原乡儒学经典，倡导文风，尊崇儒教，同又防范“夷化”。因此，建筑之事亦必定以汉式模式作为标准，方体现出汉文化的先进、优越，同又达到移民阶层的认同。但又不是一成不变而与彼时彼地全同，时过境迁与自然条件的殊异必然又要产生新的汉文化时空形态。故民居一科自不例外。问题是三江之外的坝区汉人全在少数民族原始空间包围之中，因此，我们又看到“以不变应万变”中，这些中原移民在云南三江内外创造了独具云南特色的“汉式”合院建筑。故三江内外汉式合院并无太大区别。

云南汉式合院理应是中原合院建筑的延伸和微小嬗变，它没有离开儒学对空间的约束，传统礼制之法仍旧控制着布局，但清代以后，其木构技术上有了自己的特点，出现了地方化个性和技术流派。这和闽、粤、赣三省交界晋代开始陆续从中原迁徙去的客家移民，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江南、华南移民同理，其在合院建筑的表现上，完全异曲同工。虽形式大有区别，剥开表层直取核心空间，区别几无存在。所以“云南一赖印”和四川成都、隆昌客家“二堂屋”相互可以乱真，实乃中原文化的苍劲和所向披靡。

和顺聚落里的一千多户民居，基本上由“三坊一照壁”（图12）和“四和五天井”式组成。不同是空间流露年代不同，犹如挂在历史大墙上几种三坊一照壁模式随着时间向前发生流变而凝固在那里的展品。前面讲了，这些“展品”基本上缘起于清中前期（图13），更多的是清末与民国初期间（图14-15），它的精致、典雅、俊逸无不与缅甸经商宅主人有关。因此，一定意义上讲，在外者恋乡恋传统文化者，其情之浓甚至超过未出外者。他们把这样情感倾注在住宅及文化的寄托上，加之有财力支持，可想而知，在深化三坊一照壁的运筹中，在有限的空间与可变范围内，该是调动了多大的想象力。于是和顺民居出现了技术更加精致，文化气氛更加浓郁因而典雅，又派生出俊逸闲适的美学特征三大征候。拿此和云南其他汉式合院比较，这里是纯度且规模化的三大征候于一聚落里的统一行动，亦正是祖先聚落里坊制有序延续下来，表现在局部、单体建筑更加深化建筑文化的另一种有序。

（待续）